

## 地区动荡与治理

## “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

王 晋

**摘 要：**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北非局势陷入动荡，为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展提供了机遇，秉持伊斯兰极端组织教义的“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不断扩张，北非、中非、西非和东非面临的反恐形势日益严峻。本文主要探讨了“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在非洲的历史源起和发展。通过分析过去数年“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袭击和绑架事件，归纳了该组织在非洲的行为特点，并认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在活动地域上逐渐南移，在组织构成上更加“多元”，在组织架构上不断“碎化”。结合相关当事国和西方国家对非洲恐怖主义的应对策略，中国应当对“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扩张保持必要的警惕。

**关键词：**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北非；马格里布；阿尔及利亚

**作者简介：**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13 级博士研究生（以色列海法 31905）。

**文章编号：**1673-5161 (2015) 02-0052-13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码：**A

近年来，“基地”组织在非洲的扩张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忧虑。2012 年 9 月 11 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导致包括美国大使在内的四名官员死亡；2013 年 1 月 16 日，阿尔及利亚艾因阿迈纳斯市的天然气田发生绑架案，造成 37 名人质死亡；2013 年 4 月 23 日，法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两名保安受伤。与此同时中国员工在北非和西非也频繁遭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卡耐基中东研究中心（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学者拉斐尔·勒费夫尔（Raphael Lefevre）、英国牛津大学中东中心（Middle East Center of Oxford University）学者迈克尔·威利斯（Michael Willis）和外交学院吴文成老师的帮助和指正。

遇绑架事件，2007年1月5日，9名中国员工在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分子绑架；2014年5月19日，10名中国员工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绑架策划者正是与“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本文中简称AQIM，下同）关系密切的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以AQIM所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扩张迅速，尤其在利比亚、马里动荡后，非洲多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泛起，AQIM趁乱在非洲大陆大肆蔓延扩张，逐渐形成一条连接西非、北非和东非的“恐怖动荡弧”，对地区与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探讨AQIM的国际和地区影响，缺少对于AQIM组织自身的分析。本文认为，通过探讨AQIM的源起、发展及其相关的行为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非洲恐怖主义的发展脉络。本文笔者以AQIM为研究对象，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将会介绍AQIM的源起，突出从阿尔及利亚“萨拉菲祈祷与战斗团”到AQIM的转型，理清AQIM与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武装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将阐述AQIM南北分支不同的行为模式；第三部分将关注2011年以来AQIM的演变；余论部分将简要回顾国际社会应对AQIM扩张所采取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笔者认为，由于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打击，AQIM北部分支在该国破坏力有限，行动模式以袭击阿尔及利亚军政目标为主；与此同时，在萨赫勒（Sahel）地区活跃的AQIM南部分支则发展迅速，破坏力较大。面对AQIM在该地区的活动，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并保持必要的警惕。

## 一、“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

“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是由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者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于2007年1月建立的恐怖主义组织。AQIM的源起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密切相关。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思想在阿尔及利亚并不鲜见。193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学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Abdelhamid Ben Badis）就成立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Algerian Muslim Ulema），联合阿尔及利亚各地各派的穆斯林学

---

相关文献参阅：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严帅：《非洲恐怖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和刘青建、方锦程：《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对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威胁及维护》，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3期。

者，通过宣传方式来反抗法国殖民者。1954—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不少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殉难者”曾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旗帜，参加抗法斗争。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建立世俗政府，让不少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十分失望。20 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看到了夺取政权的希望；而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则召唤着不少阿尔及利亚人响应“圣战”号召，奔赴战场。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富汗“找到组织”，其激进的伊斯兰思想更加坚定。

1989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解除对伊斯兰团体的党禁，长期活跃于“地下”的“伊斯兰拯救党”从此摇身一变，成为合法政党参与选举。在 1991 年 12 月的阿尔及利亚全国选举中，“伊斯兰拯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伊斯兰政党的执政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军队发动了军事政变，终止了“伊斯兰拯救党”主导的政府，并扶植世俗政府上台接管政权。面对危局，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势力决心进行武力抗争。1992 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从阿富汗回到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建立了“武装伊斯兰团”(Groupe Islamique Armé, GIA)，希望以武力夺回阿尔及利亚政权。“武装伊斯兰团”的意识形态较为极端，与“伊斯兰拯救党”仅仅攻击政府和军事目标不同，“伊斯兰武装团”将攻击目标扩大到阿尔及利亚平民和外国人，希望以此加速推动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武装团”的暴行激起了阿尔及利亚国内社会的强烈反感，在此情形下，部分“伊斯兰武装团”的成员决定另立门户，于 1998 年 9 月成立“萨拉菲祈祷与战斗团”(Groupe Salafiste pour la Prédication et le Combat, GSPC，以下简称“萨战团”)。

“萨战团”在成立之初，活动范围集中在阿尔及利亚的北部沿海地区，如比斯克拉(Biskra)、安纳巴(Annaba)、斯基克达(Skikda)、巴特纳(Batna)、提济乌祖(Tizi-Ouzou)、布米尔达斯(Boumerdès)等地。选择这些地区作为活动地点，一方面是因为临近地中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获得丰富的资金和人员补充；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北部多为山区和森林，便于藏匿和躲

---

See Anneli Botha, *Terrorism in the Maghreb: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Domestic Terrorism*, ISS Monograph Series 144,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8, p. 32.

See Jean-Pierre Filiu, “The Local and Global Jihad of al-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3, No.2, Spring 2009, pp. 215-216.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The Salafist Group for Call and Combat”, January 14, 2003, [www.cdi.org/program/document.cfm?documentid=386&programID=39&from\\_page=../friendlyversion/printversion.cfm](http://www.cdi.org/program/document.cfm?documentid=386&programID=39&from_page=../friendlyversion/printversion.cfm).

避阿尔及利亚军队及其情报机构的打击和追捕。不过随着九十年代末阿尔及利亚政局的稳定，尤其是布特弗利卡总统 1999 年宣布对反政府团体的“大赦”，包括很多“萨战团”在内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放弃抵抗，重新融入阿尔及利亚社会之中；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军队和情报机构对于反政府武装持续打击，“萨战团”生存压力巨大，领导人哈桑·哈塔卜（Hassan Hattab）也被替换。2002 年纳比尔·萨赫拉乌伊（Nabil Sahraoui）成为“萨战团”的新任领导人，他提拔了两个副手，分别是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和阿马里·赛伊菲（Ammari Saifi）。面对新的形势，纳比尔决定突破阿尔及利亚北部，派遣赛伊菲和新加入“萨战团”的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共同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开疆拓土”。“萨战团”很快就将其的势力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稳固下来，并深入到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乍得等国。

“萨战团”的南部分支在赛伊菲的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如 2003 年绑架 32 名欧洲游客，震惊了全世界。2004 年初同乍得反政府武装“乍得争取民主与公平运动”（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a Justice Tchadien）的冲突中，赛伊菲被俘，并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政府，最终被阿政府判处终身监禁。与此同时，“萨战团”领导人纳比尔在同阿尔及利亚政府军的交火中丧生。“萨战团”的领导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成为“萨战团”新的领导人，而“萨战团”的南部分支则交由贝尔摩塔尔领导。

德罗克戴尔担任“萨战团”领导人之后，开始策划将“萨战团”打造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极端主义武装团体。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军对于“萨战团”的围剿作用明显，“萨战团”需要另辟蹊径来维系自身的发展；其次，“萨战团”长期同“基地”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不少“萨战团”领导人和武装人员都曾经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接受过训练，而“基地”组织也派出过人员对“萨战团”进行培训；最后，相较于“萨战团”的前任领导人哈塔卜和纳比尔，德罗克戴尔更具有“国际视野”，他希望能够通过串联全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

James D. Le Sueur: *Algeria since 1989: Between Terror and Democracy*, London: Zed Books, 2010, pp.39-40.

Anne Wolf and Raphael Lefevre, “Algeria: No Easy Times for the General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18, No.3, September 2013, p. 510.

“Algerian Rebel Gets Life Sentence”, *BBC News*, June 25, 2005.

团体来增强实力。2007 年初，德罗克戴尔宣布“萨战团”向“基地”组织效忠，“萨战团”也因此改名为“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更名之后，AQIM 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南北两个战区活动。德罗克戴尔留在阿尔及利亚北部，遥控指挥南部分支；而南部分支的日常事务则由贝尔摩塔尔和宰义德（Abdelhamid Abu Zeid）领导。

2011 年以来，AQIM 先后经历了三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是 2011 年 10 月，一批希望以更加激进手段推行“伊斯兰化”的 AQIM 极端主义分子宣布脱离 AQIM，建立“哈里发战士”（Jund al-Khilafa）。2014 年随着“伊斯兰国”发展壮大，“哈里发战士”宣布向“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效忠，目标是在北非建立“北非伊斯兰国”。2014 年 9 月“哈里发战士”以“报复法国参加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为由，处死了一名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游客。<sup>①</sup>

第二次分裂是毛里塔尼亚人哈马达·乌尔德·凯罗（Hamada Ould Keirou），在 2012 年率领 AQIM 南部分支的“非阿尔及利亚籍”老战士与 AQIM 脱离关系，组建新的“西非圣战者统一运动”（Mouvement pour l'Unité et le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长期以来，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因过度倚重阿尔及利亚籍的极端主义分子而饱受 AQIM 内部指责，尤其是随着 AQIM 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活动日渐衰微，AQIM 内部的“国籍矛盾”也日益突出。<sup>②</sup>“西非圣战者统一运动”主要活动在尼日尔和马里北部，并且曾经在 2012 年攻陷过数个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的村镇。

第三次分裂是 AQIM 南部分支领导人贝尔摩塔尔 2012 年底宣布脱离 AQIM，建立“歃血营”（Katibat al-Mua'qi'un bi'd-Dam）。长期以来，AQIM 南部分支两位领导人贝尔摩塔尔和宰义德关系不佳：贝尔摩塔尔名义上宣扬基地组织的圣战理念，但实际上更热衷于绑架、勒索、走私和贩毒等非法活动，以此聚敛资财；宰义德则将“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创始人扎卡维尊为自己的“导师”，热衷于推广伊斯兰极端组织教义。宰义德本人就曾说过：“异教徒们你们哭泣吧，你们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因为我们都是扎卡维。”<sup>③</sup>2012 年马里北部城市通布图（Tombouctou）被伊斯兰武装接管之后，宰义德就迅速在当地施行伊斯兰教法。<sup>④</sup>2012 年底贝尔摩塔

---

① Herve Gourdel, “Algeria in Shock over Beheading”, *BBC news*, September 25, 2014.

② William Lloyd George, “Mali’s Irrevocable Crisis”, *Aljazeera*, April 16, 2012.

③ Habib Trabelsi, “Zarqawi Death ‘Relief’ for Rival Rebels: Experts”, *Lebanon Wire*, June 9, 2006.

④ “Mali-Al-Qaeda’s Sahara Playbook”,

[http://hosted.ap.org/specials/interactives/\\_international/\\_pdfs/al-qaida-manifesto.pdf](http://hosted.ap.org/specials/interactives/_international/_pdfs/al-qaida-manifesto.pdf).

尔在宣布脱离 AQIM，建立了“歃血营”。贝尔摩塔尔领导的“歃血旅”活动在利比亚、尼日尔和马里北部，并在 2013 年与哈马德·乌尔德·凯罗的“西非圣战者统一运动”合并，组建武装团体“守卫者”(Al-Mourabitoun)。不过“守卫者”仍公开宣布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效忠，以“基地”组织分支的身份同 AQIM 在北非和西非地区争夺极端主义的领导权。<sup>①</sup>

## 二、“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行为模式

作为一个极端主义团体，AQIM 的目标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继承“萨战团”的目标，即武装推翻阿尔及利亚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伊斯兰政权；二是在广大的撒哈拉腹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团结当地的穆斯林群体，在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等国扩张；三是绑架北非的外国人，策划以袭击西方为主要目标的恐怖行动，以此捞取赎金，扩大财源。

首先，在南北部分支的活动部署方面：AQIM 的北部分支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活动，与此同时还向东扩展，希望通过北部重镇卡比利亚 (Kabylie) 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突尼斯。卡比利亚是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聚居区，AQIM 一直希望通过伊斯兰极端组织教义笼络当地的柏柏尔人。不过阿尔及利亚军方在卡比利亚的防卫十分严密，AQIM 很难对当地渗透。由于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打击，AQIM 的北部分支只能零星开展活动。

AQIM 的南部分支则将注意力集中在马里东北部的基达尔区 (Région de Kidal)，并以此为跳板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尼日尔西部和北部、毛里塔尼亚南部、马里北部和东部扩张。AQIM 南部分支既有“基地”组织传统的与地方政权联合的特点，也有非洲反政府武装特有的“边界游击战”的特点。一方面，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塔利班合作的模式相类似，AQIM 南部分支主要建立在与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的联盟之上；另一方面，AQIM 南部分支肆虐的地区大多是政府监管之外的真空地区或者是边界地区，这使得仅凭单独一国对 AQIM 采取清剿活动困难重重。

其次，在与图阿雷格人的关系上，AQIM 与其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合作方面，AQIM 通过“公”、“私”两方面来维护与图阿雷格人的联盟。一方面，AQIM 为图阿雷格部落提供所需要的外部货物和财富，并为图阿雷格人武装提供补给和训练，以此来维系相互合作；另一方面 AQIM 领导人也努力通过与图阿雷格部

<sup>①</sup> Le groupe, “‘Al-Mourabitoun’ Menace Tous Les Voisins de L’Algérie”, *Le Mag*, September 6, 2013.

落联姻来建立私人关系。AQIM 南方分支领导人贝尔摩塔尔就通过联姻来让自己与当地权威人物关系更为密切。然而 AQIM 与图阿雷格人的关系并非完全融洽，AQIM 同当地人在作战战场、战利品分配等问题时常发生矛盾，而贝尔摩塔尔通过绑架、勒索、贩毒、走私等活动聚敛财富，也引起了一些图阿雷格领导人的不满和觊觎，前图阿雷格部落领导人易卜拉欣·阿格巴汉加（Ibrahim Ag Bahanga）（2011 年死于利比亚）就与贝尔摩塔尔关系不佳。

通过整理 2004-2011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AQIM 南北分支在活动方式上差异巨大。

第一，在“武装袭击”方面，AQIM 一共策划武装袭击 19 起，其中在阿尔及利亚 14 起，毛里塔尼亚 3 起，马里境内 1 起，摩洛哥境内 1 起。造成人员伤亡方面，在阿尔及利亚一共造成 318 人伤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人和警察；在毛里塔尼亚造成伤亡 32 人，包括大量平民；马里 28 人，全部是马里政府士兵；在摩洛哥造成伤亡数则为零。从时间跨度上看，2011 年最多，发生了 7 起袭击事件，伤亡人数仅为 27 人。2011 年的 7 起袭击事件全部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伤亡的 27 人全部是阿尔及利亚士兵。2011 年发生袭击的地点，除一起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靠近利比亚和尼日尔边境地区）之外，其他全部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

根据袭击的发生地可以推测袭击的发动者：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的袭击行动更可能是 AQIM 南部分支所为，而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和摩洛哥的袭击更可能是 AQIM 北部分支所为。综合数据发现，由 AQIM 南部分支发动的袭击可能有 6 起，分别是马里 3 起、阿尔及利亚南部 2 起和毛里塔尼亚 1 起，造成 64 人伤亡，其中有大量平民；而可能由 AQIM 北部分支发动的武装袭击有 13 起，全部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共造成 304 人伤亡，绝大多数为士兵，仅有少数平民。

在“武装袭击”类型上，AQIM 北部分支更多倾向于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发动武装袭击，袭击对象多是警察和军队；AQIM 南部分支则更多倾向于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地发动武装袭击，袭击对象既有警察和军队，也有平民和公共设施。这表明，AQIM 北部分支更多继承其前身“萨战团”的理念，通过武力反抗阿尔及利亚政府，避免伤及无辜群众；而 AQIM 南部分支则更多体现了恐怖主义理念，即更多地袭击平民目标。

第二，在“绑架活动”方面。2007-2011 年，AQIM 共策划绑架活动 15 起。

---

“Explainer: Tuareg-led Rebellion in North Mali”, *Aljazeera*, April 3, 2012.

绑架活动的发生地来看，毛里塔尼亚 4 起、马里 5 起、突尼斯 1 起、尼日尔 4 起、阿尔及利亚 1 起。AQIM 南北分支的活动区域来看，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的绑架事件更可能是由南部分支所为，而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绑架案也因其发生在该国南部地区，很可能是南部分支所为。据此推断，AQIM 南部分支策划绑架案 14 起，而由 AQIM 北部分支策划的绑架案仅有 1 起。

15 起绑架案共涉及人员 28 人。从被绑架人员的信息来看，受害人均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从被绑架人的身份来看，游客 20 人、工人 6 人、外交官 2 人；从绑架事件的诉求来看，仅有 1 起发生在马里的绑架案是要求释放在阿尔及利亚被关押的 AQIM 领导人，除此之外的 14 起绑架案都是索要赎金，交付赎金，被绑架人员即获得释放。

综合以上“武装袭击”和“绑架活动”的数据，AQIM 北部分支更多的沿用了“萨战团”的传统，行动目标以阿尔及利亚政府和军队为主，极少针对平民和外国人；而 AQIM 的南方分支则更多绑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公民，目的是赚取赎金。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方式，展现出 AQIM 南北分支的不同行为模式。

### 三、“基地”马格里布分支与其他极端组织的关系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撼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平衡。在“阿拉伯之春”的源发地北非，巨大的政治动荡促使该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抬头，各种极端主义组织也经历了进一步的分裂和组合。

“阿拉伯之春”打破了北非国家原有的社会威权结构，导致了极端主义在各国的扩张。在埃及，社会动荡使长期遭到高压打击的恐怖势力重趋活跃。“伊斯兰圣战组织”多名成员趁动荡之机越狱，潜入长期处于安全真空状态的西奈半岛，与当地贝都因部落结合，于 2011 年 7 月新建“基地”组织西奈半岛分支<sup>①</sup>。该分支自成立以来，不断袭击通往以色列的油气管线和西方游客。在突尼斯，伊斯兰极端组织也日趋活跃，国内反恐压力增大。在利比亚，自内乱以来，当地恐怖势力从中渔利，实力增强。老牌恐怖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开始招兵买马，伺机重组。“沙里亚法支持者”、“伊斯兰王国”、“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等新恐怖组织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AQIM 也加紧渗透，不仅派遣骨干成员潜入利比亚指导当地“圣战”活动，而且在相关网站和论坛发布

<sup>①</sup> Mohamed Fadel Fahmy, “Officials: Egypt to Target al Qaeda Cells Said to be Training in Sinai,” *CNN News*, August 12, 2011; Bruce Riedel, “Al-Qaeda Grows in Sinai,”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0, 2012.



视频煽动支持者投身“圣战”，推翻所在国的“傀儡政权”。

相较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反恐压力更大。2012 年初，马里北部图阿雷格部落发动武装叛乱，马里随后又发生军事政变，AQIM 势力随着图阿雷格人的扩张而在马里做大做强，并在不少地区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尽管法国及时介入，打击了 AQIM 南部分支在马里的扩张势头，但随着法军的撤离，AQIM 南部分支和图阿雷格武装又开始在马里攻城略地。在尼日利亚，2002 年成立的恐怖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发展势头迅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该组织主张以武力推翻政府，建立“哈里发国家”，效仿阿富汗塔利班，实施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并在 2012 年宣布向 AQIM 效忠。2012 年，“博科圣地”成立了下属组织——“安萨鲁”(Ansaru)， “安萨鲁”已实施了数起针对尼日利亚政府和西方在尼人员及机构的绑架和袭击活动。在索马里，“青年党”与政府军长期对峙。尽管在 2011 年经历了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索马里政府军的联合打击，“青年党”势力已大不如前，但其仍有能力对包括总统府在内的重要目标发动袭击。此外，“青年党”还与肯尼亚和乌干达境内的极端组织相互勾结，威胁地区安全。

2013 年以来，兴起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以其极端宗教教义和激进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全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目光。“伊斯兰国”最初是由一些在伊拉克的极端组织所组成的恐怖主义“集合体”，包括圣战者协商委员会 (Mujahideen Shura Council)、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伊拉克“基地”组织 (AQI) 等。该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伊拉克及沙姆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主要的圣战组织之一，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部部分城市和地区。“伊斯兰国”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2013 年底“伊斯兰国”曾经因为“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 的归属问题，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随后，“伊斯兰国”宣布以叙利亚城市拉卡为首都“建国”，更是让“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彼此成为竞争对手。在北非，“伊斯兰国”拥有巨大的号召力。据统计，2013 年“伊斯兰国”的 12000 名非叙利亚和伊拉克籍的极端主义武装人员中，就有大约 5000 多人来自北非。

---

“Mali Tuareg and Islamist Rebels Agree on Islamist State”, *BBC News*, May 27, 2012; “Al Qaeda-linked Islamists Drive Mali’s Tuaregs from Last Stronghold”, *France 24*, July 12, 2012.

关于“安萨鲁”的详细信息，可参见 Jacob Zenn, “Ansaru: A Profile of Nigeria’s Newest Jihadist Movement”, *Terrorism Monitor*, Vol.11, Issue 1, January 10, 2013, pp.12-17.

“European Jihadists form ISIS Brigades in Syria”, *Al-monitor*, April 9, 2014.

AQIM 领导层对于“伊斯兰国”的态度十分微妙。2014 年 5 月，AQIM 领导人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在一份声明中号召：“我们希望伊拉克的‘兄弟们’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兄弟们一起，抓住在伊拉克节节胜利的大好时机，冰释前嫌，共创未来！”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ri)称作“我们的‘埃米尔’”，显示其出对“基地”组织的忠诚。2014 年 6 月，当“伊斯兰国”宣布建国之后，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了批评和不满：“‘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正在通过圣战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夙愿……‘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听取其他圣战者的意见而单独行事？”不过阿卜杜勒马立克·德罗克戴尔的批评很快遭到了 AQIM 另一名领导人阿卜杜拉·奥斯曼·阿斯米(Abdullah Othman el-Assimi)的反对，阿斯米在 2014 年 7 月份的一次讲话中，对“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表示了赞许，称赞巴格达迪为“信士的埃米尔”，称赞“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帮助伊斯兰教法在这些地区施行，扶弱济贫，清除暴政。只有无知和自私的人才会对‘伊斯兰国’进行批评。”不同的领导人对“伊斯兰国”褒贬不一，凸显出 AQIM 对于“伊斯兰国”摇摆不定的态度。

#### 四、余论

通过上文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 AQIM 在 2011 年之后的三个发展趋势。一是 AQIM 组织重心逐渐“南移”。“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非但没有消灭“基地”组织，反而逐渐使其产生了世界性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成为恐怖主义的“图腾”。不少恐怖主义组织受“基地”组织的训练和资助，甚至宣布效忠“基地”，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不同于成立初期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为重心的发展策略，当前 AQIM 南方分支势力发展更快，实力更强，其在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扩张较快。

二是 AQIM 南方分支构成日益“多元”。当前 AQIM 南方分支主要领导和协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团体有近 30 个，主要包括苏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JEM)、“苏丹解放运动”(SLM)，马里的“图阿雷格北部变革联盟”(ATNMC)

---

“Militants’ Declaration of Islamic State Threatens to Erode Tenuous Ties with Other Sunnis”, *US News*, June 30, 2014.

“Al Qaeda in Islamic Maghreb Backs ISIS”, *Al-Monitor*, July 2, 2014.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MOJWA),尼日尔的“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MNJ)、“撒哈拉革命武装力量”(FARS),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NDPVF)以及“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等。

三是 AQIM 内部的组织架构日益“碎化”。AQIM 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导构成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其组织架构随着“基地”组织领导层的变化和“伊斯兰国”的崛起而日益碎化。AQIM 内部不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因巨大的分歧而陷入分裂,新成立的极端主义武装也对 AQIM 在北非伊斯兰极端主义阵营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

面对 AQIM 南方分支的扩张,相关当事国和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来应对。一方面,相关当事国直接出兵,武装打击极端主义势力。阿尔及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力图肃清 AQIM 在本国的势力和活动网络,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活动的 AQIM 北方分支因此受到巨大打击,难以在阿尔及利亚北部主要城市建立据点。AQIM 南方分支肆虐的马里也试图通过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肃清 AQIM 在该国境内的影响。马里政府 2010 年 7 月通过了“促进北部马里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特别计划”(Special Program for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Mali, PSPSDN)。在军事上,欧盟资助马里政府建立一支 3000 人的部队,分散部署在马里北部图阿雷格部落地区的相关要地,以稳定图阿雷格部落地区的局势,进而铲除 AQIM 南方分支的势力;在政治上,该计划提出要“促进民主化进程”,以此实现“国内和解”“消除极端主义扩散”等目标。此外,法国于 2013 年出兵马里,打击了向南扩张的 AQIM 南方分支。2011 年 10 月,美国宣布向中非地区派遣 100 名特种部队官兵,协助打击“圣灵抵抗军”。2013 年,美国又开始向非洲 35 国部署 3500 名作战部队,进一步加强在非洲的反恐行动。

另一方面,不少国家也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在外交、政治上协助有关国家。欧盟 2010 年通过的“促进北部马里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特别计划”帮助马里打击 AQIM 在该国的扩张。美国 2002 年曾经推出“泛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 TSCTP)帮助北非国家训练特种部队,应对恐怖袭击。2005 年,在“泛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的基础上,美国推出了“泛撒哈拉反恐行动计划”(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Initiative, TSCI),希望能够协调撒哈拉地区国家的反恐行动。第一批会员国包括北非和西非的阿

---

OECD, "SWAC Colloquium on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 June 12, 2012, <http://www.oecd.org/swac/events/northernmali.htm>.

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乍得，随后又扩展至布基纳法索和利比亚。美国希望借助该计划，“多层次、多方位的增强相关当事国的反恐能力，提升民主政治，遏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巩固当事国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关系。”

在“泛撒哈拉反恐行动”计划下，美国在北非和西非开展了“泛撒哈拉持久自由行动”的军事援助计划，通过向当事国提供反恐武器和训练，提升整个西非和北非的反恐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政界也深知社会动荡和落后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所以除政治和军事行动外，美国还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向“泛撒哈拉反恐行动”的参与国提供经济和发展援助。由于种种原因，享受到该项援助的仅有马里一国。2009-2014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马里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涉及通讯、农业、教育、卫生和公共事务的总费用约250万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图阿雷格武装和AQIM南部分支在该地区的扩张。

2013年，中非贸易额达2102亿美元，是1960年的2000多倍。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目前，约有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有100余万中国公民在非洲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中国在北非和西非的投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AQIM南部分支，以及由南部分支衍生出的一些武装组织。一般来说，根据AQIM南部分支的行为模式，其威胁主要集中在绑架员工，破坏基础设施以及勒索财物等方面。鉴于AQIM在该地区的扩张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上述风险，中国应特别重视恐怖主义扩散对该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并做出积极和建设性的努力，维护该地区稳定，保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保证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能源、投资、企业等领域的合作和中国公民安全。

---

See ICG, “Islamist Terrorism in the Sahel: Fact of Fiction?” *African Report*, No. 92, March 31, 2005; Yahia H. Zoubir,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ghreb-Sahe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2, September 2009, pp. 977-995.

阿尔及利亚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请求，而尼日尔由于在2009年9月经历了政变，也被美国中止援助资格，参见：Ricardo René Larémont,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Sahel”, *Africa Security*, Vol.4, Winter 2011, pp. 262-263.

# Evolution and Pattern of Behavior of the Al Qaeda in Maghreb

WANG Jin

( Wang Ji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of Haif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in North and West Africa still suffers political unrest after “Arab Spring”, while the terrorist groups such as Al Qaeda expands their influence throughout this area. This paper details how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GIM), Meghrebis—that is, Algerians, Moroccans, Tunisians and others--made up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he foreign fighters in the al Qaeda-led insurgency in Iraq, thus helping to build the trust networks between al Qaeda headquarter and the Maghreb-based group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IM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restrictions to the expansion of AGIM taken b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t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China is faced with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s.

**Key Words** Terrorism; Al Qaeda; North Africa; Meghreb; Algeria

( 责任编辑：李 意 )